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四〇冊目次

紫原文集十二卷(二)

〔明〕羅大紘撰
明末刻本

一

李氏焚書六卷

〔明〕李贄撰
明刻本

一六一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文十一卷

附錄一卷詩五卷(一)
〔明〕鍾惺撰 陸雲龍評
明崇禎刻本

三五五

紫原文集十二卷(二)

〔明〕羅大紘撰

明末刻本

首都圖書館藏

紫原文集卷之八

吉水羅大紘公廨父著

易解

遯之九五曰嘉遯貞吉上九曰肥遯無不利予休居
二十年築室紫原讀書講學其上結坐凝神翻經析
義課兒孫於西塾聽野老之謳歌朝看青山暮沿流
水遯亦嘉矣然猶有俗累尚費揀擇孰若結茅廬山
之麓五老重湖光色相映酌靈溪之泉采紫霄之薇
隄跡則岩岫可潛會友則關河可通世故不關於心
惡嚴不入於耳撒手宇宙縱志烟霞肥遯哉肥遯哉
故五之象曰志行正也蓋猶有不正故須行正上之
象曰无所疑言无可疑也予於二義竊以自况

先五世祖不欺公志銘解

五世祖武岡守不欺公志銘胡忠簡公澹庵先生筆
也狀爲楊文節公議齋先生作志全用狀文筆制僅
百數十字而文甚古右云其強記雖昔簡節陵朽寢
器不過也銘云直道滿朝近夏禹之所指麾簡節陵
人素不解不肖茲罷歸二十餘年始得之真竊近禹
麾出楚辭注云直道滿朝近夏禹之所指麾簡節陵
出晉書束皙傳皙字廣微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
一枚上有科斗兩行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
以問束皙皙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
然時人照其傳識柘寢器出漢書郊祀志李少君見
武帝古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桓公十年陳於柘
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
數百歲人也注云晏子書柘寢臺名也以柘木爲寢
室於臺之上遂名柘寢臺也簡公不曰顯節陵而曰
簡節陵由竹簡書故曰簡節寢器也予數讀李
少君傳多忽之近晤嚴先生講明之讀書之難如
此一志銘中三典故不可解予讀書問學七十年始

辨之况讀天下書乎不欺公爲胡楊二公推重如此其學可知惜盡遺忘不令後人見也

大學士解公論

國初解縉紳絕類質生其年少同其見知人主同賈妬於終終解縉紳於照相賈用于長沙解困於交趾賈歿於楚解歿於楚其不偶同大庖西上封事而言事切要亦大相類治之策不見用于漢文至于分封子弟改正朔易服色制句奴漢武時一行之庖西封事不見用于洪武至洪宣以後亦多行之其曰祀孔子爲先師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則嘉靖初行之矣其曰臣欲取古藍田呂氏之鄉約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以爲民表則萬曆中之矣其曰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今武舉三年一開矣其曰律以人倫爲重不宜有給配婦女之條今律例芟之矣其曰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于下僚孝廉人才冥蹇躋超而或困于章省今尊用進士罷孝廉人才矣其曰官妓非人道所爲今官妓禁矣但其言有未盡行者如曰芟禮記之脊駁以正禮求審樂之大儒以脩樂未行也如曰任諸侯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未行也如曰斷輪伽之教禁符式之科未行也

如日行受田均田之法兼常平義倉之舉未行也如
日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于六卿郎中員外何職
也而以名于六屬未行也言皆中竅事如燭照其兄
三楊金黃而弟之與至曰 陛下眷眷于畏天畏鬼
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孳孳於治民治強暴而所
以治心者則未至斯言也即賈生未之能及也視仁
義堯舜之陳正心誠意之對又何多讓焉故 太祖
奇才之褒 仁宗定見之舉知之審矣誰謂解公
哉

田畯說

二十六年戊戌羅大紘徙江居於鄉躬親農事
值歲饑并旱冒暑督漕耘頗知田試謂諸公言
四作田畯說

衡廬間有人焉少喜爲文章者仕上帝微爲禁閤吏
直帝惡其意謫人間授江南田畯八年于斯矣田畯
自謂遇也不亂田治別業江濱以道自悅帝怒勅江
神湯水懷其居春局逃竄弗能安乃舍旃而徙上
於田出入罔弗田也耳目無所避又降災其鄉春大
寒民不敢播種播輒贏再播則種雜而多莠繼以旱
暖乃剪爪割髮悔罪涕泣禱於帝爲檄投龍宮祈雨
請百姓之命帝憐其心悔爲降霖雨三日而莠盛得
子擾稼帝業已布時令造之竟亦弗能收也夫莠之
病有二日者莠居稼中少者百二三多者什一農以
時耘之足踢指搔一再行而稼治也今則不其聚者
結根連茹爭榮競實尋丈之間蓬蓬無稼其間者苗
爲主而莠客之莠則挺出於苗如竹新發如柳初垂
氣雄勢昂苗弗能爭也莠爲主而苗客之苗則成歲

想應或縮葉下如禿如侏儒如敗筆秀黨凌之方自
意得傲弗願也苟從其聚者薤之則一方曠白土無
青從其主者薤之則秀拔而稼亦弗能留從其客者
薤之則榮者去而悴者存夫農之端又有四始農委
於饑弗往難憫農畏其勢盛弗敢薤肥農昏於色弗
能薤奸農留之以欺主人充斗斛弗欲薤二莠而乘
之以四農於是雨露無功世界成草田峻臨視脚蹠
旁皇四顧無策謀之乃心曰土寧使其曠也不使其
蕪稼寧使其損也不使其雜爰驅壯者司灌老稚司
耘激使之無容其媮也決使之無容其懦也精使之
無容其肥也嚴使之無容其奸也薤之兩挾口而秀
始衰於是畝多隙而稼差疏不能班田峻視之愀然
不樂有三老夏黃公碧瞳紫髯從松溪間出謁峻賀
曰君胡爲不樂畝雖隙可蓄其不盡之力茂以膏滋
蔓也稼縱不能班而實粹少需則可登場其馨香薦
之社廟其甘美以飽父兄妻子其白粲餽嘉賓弗吐
也又可收其純一之種待來年幸而春無寒苗無敗
雨賜無拂時則二莠不生四農不興豐稔可臻而太

平可致也夫薄收其利于凶歲而厚蓄其功于有年
若胡爲不樂田畷再拜謝曰散聞教矣

餓龍說

大海之濱有神物名爲龍能吞吐雨露升降九霄居於清冷之宮是歲大旱海水竭湖三月不至風雲不興者九月魚鰲稿死龍枕明珠盤石含氣自願鱗甲潰落爪髯乾枯旁有狗妖化爲人持狗食一大孟蒲伏叩清冷之宮而謁龍曰聞君久餓欲歿願君啟玉唇一嘗此強肥就海飲則風雲可需也龍意動俛首欲就之忽空中下神人大呼曰此狗食也龍食此則龍化而爲狗龍乃仰天噴氣曰吾寧與魚鰲同稿歟於塗中不願化爲狗也遂謝去狗妖復閉清冷之宮而卧焉君子曰慎哉彼狗妖非不愛龍也以已養養龍而不知以龍養養之也夫龍餓歟猶龍也一嘗狗食幸生則爲狗矣夫人知生歟之重而不知所以生歟也者尤重哉是故賢者因饑餓以忍性居困屈以固節

易說

同年劉抑之由郡李擢虞衡兄弟二三人別各
有言羅生大絃爲易說以贈之

剝復之際聖人慮之深矣其以碩果不食幸一陽之尚存以朋來無咎樂其來復也何惓惓也譬諸昏旦矣夕陽未光止留尺五然作者剝促而訖工歸者蒲伏而赴寧夫天下之作若歸者何直千萬億所目以訖工而赴家惟尺五餘光則此尺五之光所幸於天下人何衆哉此剝之說也東方向曙日影希微然羣星俯視而避曜山川蒼蒼而生色猶人思起行人思馳何則初曙者平旦之候希微者昭明之漸也此復之說也是故陽德雖微有之足以扶末運復之足以基盛世吾同年三百五十人其間肩鴻鉅負勁直慷慨任國事者半之矣後 陛下方事玄默羣臣希得望見顏色 儲位未定南北多故朝政乖異因是靡所定而吾榜中人適充言路論列者比肩外逐者繼踵十年之間幾無孑遺而抑之後六年應 制紀家爲吉州司李嚮使與不佞輩同拜官並時當言路

抑之豈能自發容容無所建有所建能保無得罪耶抑之以司李有身也天也蓋所謂碩果不食也邇來稍懲天戒方下詔議儲議分封而東海鯨魚漸就給餌天下喁喁然思見太平抑之乃以庾衡召一抑之進則衆抑之進矣此理數之必然也蓋所謂朋來無咎夫君子小人並生並用如晝之有夜明之有暗即不治之時不能使君子獨生而極盛之朝亦不能得用君子以盡去夫小人其泰否通塞之機特在親疏消長之間近世不悟虛慕逐奸之名亡憐才之實遂至論議駁激進退舛謬逐者未必奸奸者未必逐而端方正直之彥消耗盡矣至於人才消耗而獨歸罪于奪者之無當也亦未思矣抑之剛正君子也其爲理與善長而嫉惡短與善長則賢士得自伸而長養其盛氣嫉惡短則不肖者有所容而不至闔其邪心苟使賢士氣盛而不肖者邪心亡闔此太平之象而天下事始可爲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抑之以此道鳴不忠和之者無其人矣昔張釋之拜公車令曰選虎同齋夫喋喋利口而稱楊長者以贊漢

文清淨仁厚之治太司空屬其視公車令何如哉方抑之爲李吾郡幸借餘光矣今其進也天下將睹平旦昭明之盛非謂抑之一人能回還世道蓋世道回還自抑之一人開之也易之初日不遠之復以修身也夫未能操刀而思割嬰刃者必傷其手此初復者之戒也唯內修諸身使陽明之志滋暢而陰暗之氣已銷故能出入無疾然後使朋之來無有咎悔也抑之此行吾榜之消長世運之泰否胥卜於是毋以虞衡爲少守修身之訓進長者之風唱鶴鳴之誼臻無疾之安收朋來之效慰平旦之望此亦百年之一時也若夫懿小畜之文履幽人之貞觸大壯之藩嘉猷德之遜出門庭之夷涉大過之險決覓陸之央傾顛趾之否斯皆士人盛節然非其時不貴也抑之行矣幸毋忘

晝定夜閉說

學者於晝思其馳忙當以定勝夫氣爲神馬乘奔馬而人得寧逸者鮮矣故定神先須定氣定氣先須定息初數息漸調息漸無息息非無也由粗入微內外兩忘身心俱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此之謂晝定學者於夜病其昏黑當以觀勝夫眼爲心日誰能不見日而能見天地乎故明道先須明心明心先須明眼宜結坐靜觀時有晝夜而目之所見不分晝夜日之所見有明與暗而見不分明暗見見者非見所能及如是則吾眼光遍照宇宙眼光既然心光亦爾心光如是性光亦爾此之謂夜閉

廿二老會說

江以西爲五老峯有二其一在匡廬凌三疊泉之南其一在安成列龜山之西皆靈異所鍾世豔稱爲奇絕者也同年鄒汝聖業已據龜山建精舍麟龍雙峙瀟江曲抱五老峯耳鄰之全收安成勝矣不佞絃亦得片地於廬山之隈結茅其中左環九疊屏右接白鹿洞關二孤而俯重湖五老峯若華蓋然不佞尚神棲也乙巳孟夏訊汝聖於龜山信宿東卧樓臨水美魚凭軒望雲對月浮觴促席玄言默坐潭思相顧甚樂也因與汝聖約我終歲家居則就君宿龜山若結坐匡廬則君過我皆以一月爲期使兩地五老迭爲主而吾二老更賓之成十二老不已愉快哉鄉君曰諾盟言未可食也蓋記之羅生曰五老峯與天地並立奇人碩士生長其間惡可指數顧待吾兩人卜爲鄰而什二之此豈可視爲偶然之遭耶汝聖少小承先文莊家學義憤讀所遺書既成進士爲御史以直諫罷歸事大夫人朝夕得其懽心友愛二弟督課諸子亦已勤矣然猶曰先文莊之所遺不獨此不佞

慈言陶家文恭之訓周闕於親承而念未嘗忘天其
鑒我兩人之潛志降二五老之靈佑贊兩生之神明
光大二先生之業不朽千萬世其殆庶幾乎異日有
不如約者曰五老在彼

周季子字說

季子名士遶年十五舉茂才已知名頃隨父任南海
轉南北部天下士大夫大半識周季子爲俊才今年
八月朔己卯冠以賓見招既冠字曰升之禮也於是
歷見諸鄉先生見孝廉劉先生命之曰美哉季子夫
士也修學立行則有司遴選而升之學升之司徒升
之司馬已乃命爲士命爲大夫命爲卿以季子才何
所不至勉之見崑陽蕭先生命之曰美哉季子夫士
之遴選而見升在人夫先自升也已易曰地中生木
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夫德不在小惟所積夫
唯卑能高惟小能大季子勉之見竹野康先生命之
曰美哉季子夫士之升非徒苟焉而已獻內論思以
言經綸康濟以功制禮作樂以文有其具則可無則
甄阮升而甄古人所以慎履餽也季子年方少宜先
具哉於是羅子申其說曰諸大夫皆以成人望季子
也季子勉之姑無遠舉吾郡方三百里歷國朝二
百三十餘年進士及第者三十三人入相者十餘人
爵至三公者數十人卿佐以下數百人異日功勳赫

常名耀史冊者或可得數十人其能炯炯宇宙間
不朽者不過數人耳故觀於鄉而知所以升之之道
也季子所誦法者非孔孟乎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
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此子車氏之所
爲升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
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
欲不踰矩此仲尼氏之所爲升也升之升之須從善
信與志學始夫錡劍者方其銘金加礪鑲之間未有
劍形而其神先凝於志士之始冠無公卿大夫之錡
無賢聖之名而曰必以天下爲已任必以賢聖爲師
則其神先凝也季子勉之夫揚名顯親父母之望也
贈人以言贈言以德賓之職也余不佞不敢溺其職
季子其以諸大夫言爲冠冕而母升髦之也

吉安府學山何說 爲山人羅天饒作

山人游吉郡有年其山川形勝大槩可規也來歷
自武功走數百里至天華山觀平岡作嶂穿田過
遂爲郡基永瀘合流至神岡者其隨龍水也章貢
水蜿蜒橫帶中觀白鷺洲作近案神岡右蹲青螺左
峙宛然如弓水東天玉山以上青原山以下諸峯皆
賓從吉水文昌鄉迢遞而來左瀧水出張家渡右豐
水出文江門蓋數百里特朝非偶然也向聞貴府文
人學士欲改南門就學門不果然猶未已昨蒙給諫
公同禮部曾公携山人至學門用羅經格之乃正
午向隨登城延眺細爲評論午向於形勢理氣大相
反逆其說有五作午向者不過欲正迎大江作逆局
耳不知子山午向於五行爲水局午水爲八殺之水
衝射直來形家大忌一也來水旣不佳而又甚迫江
水正過郡前者但見斜流直去諸山皆不能收二也
天門宜寬反緊逼地戶宜閉反大寬三也神岡爲白
虎昂藏不遜螺山實青龍反退縮無用四也眞君山
諸岡與水東諸山相對作主賓者皆空置不成局面

五也幸而城門未就耳向使一敗之其爲害可勝言哉今據山水正理宜作乾山巽向兼亥巳其說亦有五乾山於正五行爲金局於洪範五行亦爲金局金生在巳旺在申酉墓在丑今作巽巳向但見從上來者爲旺方水正對者爲生方水流左去者爲墓方水得金局之全氣爲形家之完局其吉一也天門之上賴水與瀟水相合長流入向甚寬搖曳容與經鸞洲趨礪山而石窩諸岡與天王對峙吉水東山屹然關鎖其吉二也神圖蹲其右虎山不過青礪峙其左龍山得勢其吉三也白鷺洲爲蘆鞭木星揮於江中木得水而秀巽向正作內案爲倒地文筆其吉四也于是後負眞君瑞華諸山前對水東諸山主賓相稱後蓋前拱其吉五也夫水法之旺衰理氣之隱微惟精於術者知之若夫大門宜寬地戶宜緊白虎宜讓青龍宜雄前有賓後有主此士大夫之所通知有目者之所易覩也諸君子倘不深信以山人爲虛妄試一登城憑眺所謂凶與吉者不亦瞭然哉夫吉郡庠闕高第高爵洞藪也其前後更改俱不可考但據現

形局固如此惟大人君子財之倘乘勢改作其概從舊業與新文運可且夕計功山人跋足待之矣

放魚說

友人周氏餉我雙鯉渡江而西禿半百里開檻視之
雖雄並美雖者就烹雄尚可紀浴以清泉猶能鼓尾
投之以火其氣復陽乃呼童子冥之竹筐攜之深潭
悠然而逝得其所矣遂成子產之仁身親見之不墮
校人之計爾宜滄養元氣勿貪芳餌完爾鱗鬣變爾
頭角倘一躍出門使際風雲之會如再生孔宅亦成
詩禮之傳

青原鵬華議

青原會講始於鄒文莊羅文恭兩先生不過因其勝
地以樂同志非欲據之爲館也後劉鄒泉胡廬山王
塘南二三先生相次主盟皆沿故事而當道諸賢欲
光大吾道遂擢先賢祠於僧舍之右意甚美然亦偏
且隘矣議者謂於古寺則闕而不完於儒祀則僻而
不正似兩失之郭司馬承衆議鳩材命僧鵬新古刹
盡除旁所置祠以全地還之青原而別建先賢祠及
會堂於前山業有成願爲吾黨慮者謂先賢祠其來
已久一旦掃去若崇佛教而黜正學非法也羅子曰
不然儒與釋各自尊其教而勢相相依瓊臺梵宇非
藉儒力豈能獨創然梵刹既成而青衿游藝縉紳講
德必借資焉雖曰借資而聖之宮賢之祠亦必自立
赤幟標示來學未可依傍門戶使俎豆與鈴鐸相雜
也夫孔釋之生相去數萬里嚮使二人相見必莫逆
而笑誠莫逆矣而東魯杏壇西竺靈山較然胡可混
哉且吾鄉性命之學古昔未講而不落階級一語開
人天法眼寔自思禪師始文人學士談議之餘因得

秦索是卽我方外老友吾吉之宗匠也今以青原遺
思以講堂歸儒使闕者得完偏者復正益見吾儒之
恕與吾道之大也夫何恨

冤夢憶說

永新地客鄒文七被賊殺夫妻女三人共兄鄒泰訟
於縣捕賊不得主名亡何有亭石書隱語爲肖善各
其子二人泰喜白于縣昇石及繫善至周侯驗問無
情實貸之逾年侯禱於神密往覘之夜夢童子持一
扇有詩曰白髮絲絲挂針頭凝粧少婦休便休天無
二日君知否叶侯得夢疑之至厥所見死者夫妻二
人短索縛置大觚中其小女歿于牀驗索則烏銃索
也侯忽問曰里中人豈有善用烏銃取鳥者乎父老
曰有名彭仰于是縛仰至輒言曰三命事竣矣不刑
而自首服辭曰先日彭仰在張文家與繼子易奉貞
易汝龍龍天廩繼任張欽雲同謀至鄒文七家爲盜
偷財物固無意殺之會文七醒覺大叫且曰我皆誤
汝何至此仰等懼語泄卽縊殺文七夫妻并奸殺其
女拜鞠無異辭獄遂具邑人稱周侯神明久之予得
其獄辭遂從事後憶之彭之左爲針之中豈音出木
上爲針頭彭之右爲髮爲挂豈其文爲彭而過者
必仰之此彭仰也凝粧少婦者易汝麗也休便休者

休舍也易頭爲日天無二日易不兩坐也其不見者不具論周侯見索得賊固不繫于夢見夢者欲事役彰族之明信也禮垣逸臣曰世事唯偶與真耳偶常亂真聽訟者每先得偶輒喜而坐之則偶者代真者受坐真者竟逃匿自快而死者之冤終不得白而反增偶者之冤周侯之能感鬼神也在先得石書原蕭善父子不坐不坐亡辜仁也不以亡辜代賊虛也仁而虛而神不告之鬼神爲不靈矣於戲世之以偶代真至上下相蒙如蕭善者豈少哉豈少哉

周紀善龍蟠先生手卷跋

文皇仗馬垂從燕邸渡江卽帝位承 太祖高皇帝正統義也金陵地偏東南山水無正勢其非一統治安長治之基明矣建文柔弱聽諸腐儒亂政取 高帝法度紛更之一以貶掠諸侯王爲事內不修文景之政而外欲從崑崙之策肇亂豈顧問哉自非 文皇戎衣一着更正制度慨拓燕都欲一井傳不墜高帝之緒未可必也願贊成帝業者姚廣孝耳自楊忠襄文信國成金元之難孤忠大義名冠華夷海寓稱氣節必先吉州矣至我 國朝 文皇入繼大統至孝也而灰難諸臣世亦比諸首陽不少貶損何也文皇以 太祖基業爲重寧冒不韙而成古今之大孝諸臣亦以君臣名分爲重寧殉所事而全臣子之大義豈所謂道並行而不悖者耶西昌周紀善親家布衣文學與解楊諸公齊名至以身殉建文世所褒稱獨歸紀善嗟夫灰生亦大矣匹夫慕義猶或難之而况與廢之際君臣之大義所關耶然予嘗參攷前史抑何興哉比于灰紂仁矣微箕並受周封稱爲